

奔跑的父亲

(小说)

□刘剑波



绘图:瞿溢

村民大会应该就是在那时召开的,五花大绑的父亲,被押到了台上。父亲的后背上还插着一个死刑犯的标志。这标牌使得会场上一阵骚动,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旅长跳上台,两只手使劲往下按,好不容易将嘈杂之声按了下去。老乡们!旅长一手卡腰,一手挥动手臂。我们对不住大家!旅长嘶哑激越的嗓音在清晨的空气中颤动着。

旅长检讨的态度是诚恳的,所说也是肺腑之言。可是村民们并没有往耳朵里去,他们还沉浸在那根死刑犯的标志带给他们的震惊之中。这地方天高皇帝远,自盘古开天以来,兵匪祸害百姓,奸淫妇女时有发生,人们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现在解放军里头出了这档子事,当事人面临惩罚,这说明解放军确实是人民的军队,是正义之师。可是,这个惩罚也太严酷了吧,杖责30大板也就过去了,何至于杀头呢?更何况当事人是一位战功卓著的英雄,英雄爱美女是天经地义啊,男人管不住自己也是天经地义啊。所以,当旅长下达就地处决的命令时,村民们都齐刷刷地跪了下来,请求旅长刀下留人。

人们没想到,村姑的老父,那位卖豆腐的老爹从人群中站起来,抖索着脚步,跑上台去。老爹心情复杂,他抓住旅长的胳膊,只说了句“不能啊”,就老泪纵横,哽咽难言。人们更未料到,那个平日里羞赧怕人的村姑,也勇敢地登上台,向众人宣告,是她主动找的张连长,要杀就杀她吧。村姑语气自豪,神态坦然,面带笑靥。这父女俩的露面 and 发声,使得事态上发生了逆转,台下骚动起来。有村民大喊,让张连长说句话!旅长喝问父亲,龟孙子,死到临头,你还有什么话说?

全场霎时鸦雀无声。父亲铿锵而言,我请求让我打土山,等打

完了仗再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否则我是多么不甘啊。父亲的话有种大义凛然的味道,还有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的味道。父亲的话音刚落,又有村民大喊,让张连长戴罪立功!这喊声得到全场人的呼应,这其中也包括父亲连队的全体官兵。“让张连长戴罪立功”的喊声很快变成了阵阵口号,经久不息地在村子上空飘荡。这其实是旅长希望出现的局面。旅长骨子里松了口气,但还是装作咬牙切齿的样子。旅长指着父亲,等打下了土山,再收拾你个龟孙子。

我们总觉得这两个版本哪儿出了问题,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一定还有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才是真实的版本,它的作者是和父亲和母亲。它在父亲和母亲的脑海里珍藏了大半个世纪了,应该由父亲或母亲来叙述。可是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也许他们永远不会说出来了。这段属于我们家族的历史,将会永远被埋葬在时间深处了。

土山终于被攻下了,白城解放了。父亲和村姑在战地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父亲实际上已经爱上了村姑,村姑更对父亲十分倾心,两情相悦,命中姻缘。可是父亲不能再在部队待下去了,他脱下军装,参加了地方工作。村姑也投身到新政权的建设之中。两个人都很忙碌,顾不上生育。一直到5年后,才生下我姐姐,再过了5年,产下我哥哥。又过了5年,我也呱呱坠地。白城人开玩笑地说,我们姐弟三人是“三五牌”的。

有一天,母亲从菜市场回来,发现餐桌上有一幅军用地图,像桌布那样铺在桌面上。它陈旧得像一张巨幅老照片,布满了泥土和水渍。面对母亲疑问的目光,父亲畏畏缩缩地说,是从新华书店买的。母亲根本不相信父亲的鬼话,书店怎么会卖这种皱得像咸菜的地图呢?母亲说,那你再给我买一张回来。父亲却不再理会母亲,他们从地图上,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比划来比划

去,嘴里还念念有词。这幅地图勾起了母亲遥远的回忆,她想起当年曾在教会学堂的那间屋子里看到过这幅地图。让母亲大为光火的是,有时父亲会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继续着白天在地图上的动作。手指与地图相触发出的嗤嗤声,使得对睡眠环境要求极高的母亲无法入眠。看我会不会把你的地图烧了,母亲咬牙切齿地说。母亲只是发狠而已,不会真这么干。可是父亲脑海里开始浮现地图在火焰中痛苦扭动的恐怖情景,于是,不看地图的时候,父亲就将地图揣在自己怀里,晚上睡觉则藏于枕套里。

听母亲说起此事,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父亲开始怀念他的戎马生涯了。他脑海里上演起战争岁月的情景剧了,而地图就是剧中的一个重要道具。

那天又是我们全家聚会的日子,父亲一个人猫在房间里看地图。我凑了过去。那是一张放大的军用地图,散发着一股硝烟的气息,遍布其间的褶皱犹如老人脸上无数道沟壑,父亲的手指就在那些沟壑间不停地行走着。我一下觉得,父亲将手指当成了他的脚步,在那些沟壑间行走。父亲的脚步在白日与黑夜、青石与河流、平原与山梁间快速迈动着。在地图上,白城是一个芝麻大的小黑点,但父亲的步履始终离不开这个小黑点。也就是说,当父亲行走到很远的地方时,又返身回到了白城,然后再从白城出发。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我又发现,父亲每次从白城出发后都会去很远的地方,但行走的路线却都是雷同的,即白城—盐城—涟水—济南—双堆集—六合—南京—上海—浙江—福建—厦门,横跨整个南中国。

这些地名引动了我的猎奇心理。我突然想,父亲为何要去这些地方?父亲为什么又给我们讲当年,姑妈去他部队驻地看他的故事?父亲为什么不再理会母亲,他们从地图上,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比划来比划

春光入盘

□孙陈建

鸡蛋,摊一锅蛋皮,或者是切几块白嫩嫩的卤水豆腐在油锅里煎成两面黄,可以韭菜炒蛋皮,也可韭菜炒豆腐,或者是韭菜、蛋皮、豆腐、百叶在一起,不管是颜色,还是香味,都是那么地激发食欲。要是能买回新上市的蛤蜊,取出西施舌般的肉来,再与韭菜炒一下,那就是一盘奢侈的海鲜热炒啦。最妙的是新春第一刀,这新年第一茬春韭,是万万要留着全家人一起享用的,一大盘子热腾腾的春韭上桌了,一家人团坐在一起,就着满满一碗白花花的新米饭,不一会儿工夫,满满的一盘春韭,就下肚了。孩子们食兴未尽,总会嚷嚷:“我还要吃韭菜!”

第二道:春螺。这是乡下小河里最寻常不过的。小河水暖螺先知,不错的,随着气温上升,大螺小螺们在软绵绵的床上慢慢苏醒,沿着河底缓缓爬行。老乡会在春阳高照的晌午,打着饱嗝,拎着铁丝篓子,挎着竹编篮子,穿上高帮胶靴,循着河边就甩开手臂打螺了。这个活需要体力,也需要技术。老乡在篓子上系着一根长长的线,先是奋力地将篓子抛向河心,等篓子扎入

河底,再拽着绳子拉上岸来,顺势抓起篓子在水里洗洗,几枚黑莹莹的螺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只消一两个钟头,竹篮子就会收获大半了。将螺在水里淘了又淘,洗了再洗,利用螺们之间的摩擦,硬壳上的水藻洗去了,再回家放在水盆里吐上一两天泥沙,就可以下锅了。最简单的做法是清水煮螺蛳,然后用皂角树上的刺挑出螺肉,或者做羹汤,或者炒韭菜,都是经典春菜,百食不厌;费力一点的是,用老虎钳剪去螺的屁股尖,配上五香、生姜、料酒等作料,来一锅红烧五香螺。这一吃法,最受孩子欢迎了。不要说肉质多么鲜美,光是吮着螺身,吸出螺肉,就是体验了一场美妙的唇舌之舞,簡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吃着鲜螺,老人们常说:清明节前三吃螺,明目养神望千里。孩子们笑嘻嘻地反诘,那不个个都成了千里眼了?

第三道:春鱼。光听名字就觉得是悦耳。它的个头不大,身上有鳞片,肉质极美,堪称上品,是海洋馈赠给黄海渔民的春之大礼。它周身金黄,每年的春天都会出现在黄海水域。当地渔民给它起了这么

怎样的秘密?我一下子处于猜谜的焦虑之中了。我就像个钟摆,在谜面与谜底之间荡来荡去。猜谜的焦虑就在于你知道谜底就在一层薄如蝉翼的纸背后,可是你却无法戳破这张纸。有天下午,我的一个当新闻记者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告诉我一个新闻。我问什么新闻。朋友说,我看到你父亲在大街上奔跑了。我说,我父亲每天都在大街上奔跑,这是新闻吗?朋友说,当然不是,我要告诉你的新闻是,我看到你父亲跑一段路就停下来,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图,摊在路边的水泥地上,在上面点点戳戳,然后又收起来,继续奔跑。朋友又说,你父亲似乎要去地图上的一个什么地方。

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些地名,父亲一定是想去那些地方。我还有个大胆的设想:把那些地名连接起来,就是父亲部队的行军路线,或者说是父亲部队的战斗足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父亲在这个时候突然又讲起当年姑妈去看他的那个故事,并非是怀念姑妈,而是怀念他的部队。而父亲每天的奔跑,并非是为了摆脱阿尔茨海默症的纠缠,而是在追赶他的部队,渴望重新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为了证实我的这个判断,我一头扎进了《解放战争史》,就像大海捞针一般,寻找着与那些地名有关的战争事件。终于,一条清晰的脉络呈现在眼前。我知道,父亲部队是华野11纵31旅。该旅参加过“七战七捷战役”和“孟良崮战役”,《解放战争史》称它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虎狼之旅”,是一支“以露为饮,以涎为食,以风为骑,以剑为友”的精锐之师。1948年3月,该旅在扫除东台、海安之间的敌据点,完成华中战局的任务后,挥戈东进,准备解放白城。(五)

一个名字。有人说,它是来参加油菜花会的,它身上的黄就是油菜花的花粉呢!有人说它就是来自大洋深处的小黄鱼,也有人说不是。对于名称的争议,我们暂且搁置,留给专家辨析吧。每年菜花始开的时节,慕名而来的上海和苏南游客云集黄海渔乡。大多数食客周末过来,连续吃上几顿,也不觉腻。春鱼可清蒸,可红烧,可煲汤,刺少肉多,一大块一大块的,像白色的蒜瓣,入口即化,妙不可言。不管是何种做法,都可以从头到尾吮吸个遍,让人把持不住,食欲大增,一条接着一一条,直吃得碗底只剩浓汤,碗侧鱼骨如山。再看看米饭还有大半,这时将鱼汤倒入饭碗搅拌,扒拉几口就可饱腹。最有福的当然还是当地居民,随时可以品尝到“离水鲜”。真可谓“日食春鱼一百尾,不辞长作黄海人”!

当三道春光闪进了自家的厨房,盛上了自家的瓷盘,久罩心头的疫霾已经拨云见日,曙光在望了。即便犯了春困,那就在大快朵颐之后,在春阳下的阳台上慵懒小憩,说不定还能做个偕友踏青、赏春论诗的梦。

民间写真

后阳台上的鸟巢

□瞿光唐

去年初夏,我家厨房后阳台不时传来婉转的鸟叫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对乌鸫。

久违了,我老家乡下常见的那种,形体与喜鹊相仿。雄乌鸫极善鸣啭。鸣声嘹亮,春日尤善鸣啭,其声多变化,故又称“百舌”。

后阳台有封闭式不锈钢外罩,一只长方体泡沫塑料无盖空盒置放其上。乌鸫“夫妻”俩在此侦察许久,最终在这里放心大胆地开始构筑鸟巢。

5月上旬开始,乌鸫“夫妻”俩就口衔细枝条、枯草等,忙忙碌碌,大约历时一周,混泥筑成碗状巢,直径约15厘米。多么精巧的工艺品,勿用建筑图纸,无须建筑机械,巧夺天工,令人感叹。

鸟窝筑成后,雌乌鸫就开始卧巢下蛋。我们外出旅游了四五天,回家时发现,鸟窝中静静地排

放着5枚鸟卵,淡蓝灰色,缀以赭褐色斑点,煞是喜人。

乌鸫的光顾,让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多了些许意想不到的乐趣。

此后,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小精灵的面世。雌乌鸫孵化时十分警觉,一有动静就会四处张望。我们每次去厨房,总是小心翼翼,尽可能不发出过分的声响。观察鸟巢动静,也只是隔着窗台玻璃,偷偷地张望。终于有一天,老伴兴高采烈:“快来看,小鸟出壳了!”我急忙从书房里奔出,看到两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从蛋壳里钻了出来。它们身边的另外三个,第二天也破壳而出。虽然小鸟鸫兄弟姊妹生日并非同一天,为了它们在爱巢中的首次聚会,我特

地留下影像,为它们庆贺。

老伴在厨房做饭菜时,碰巧能看到乌鸫给小鸟宝宝们喂食。我闻讯前去,躲在玻璃窗后“窥视”,但见一只乌鸫飞回来,停在鸟窝外,嘴里衔着长长的蚯蚓,窝里的小鸟宝宝们张大嘴巴,伸长了脖子,叽叽喳喳地等待喂食。此时,另一只乌鸫就停在对面楼房的阳台上,密切关注着这边的一举一动,像是放哨执勤的卫兵。

估计小鸟宝宝们饥不果腹,我家厨房里一有声响,它们就立刻张大了黄色的嘴巴,嗷嗷待哺,怪可怜的。老乌鸫好不容易带回一条蚯蚓,五张口不一定全部填到。看到乌鸫“夫妻”俩觅食不易,老伴顿生恻隐之心,经常放一点碎肉在鸟巢旁,很快就被老乌鸫发现,用嘴叼起喂给小鸟吃。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乌鸫寄居我家的日子里,每有客人来访,老伴总会得意洋洋地向他们介绍,并将鸟窝指给客人看。

后阳台渐渐形成了人与鸟和谐共处的自然景象,构成了一幅“人在阳台上吹风纳凉,鸟在枝头欢声笑语”的温馨画面。每当这时,不管我们工作有多么劳累,内心有多少感伤,情绪有多么低落,都会在这一刻随风飘散,一切纷扰拒于心外,心境在如诗如画的和谐中净化、升华,忘却了尘世间的所有纷争。是啊!在充满浓烈钢筋水泥气息的城市里,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致,更能令人心动和舒心呢?

两个月后,后阳台边不再有鸟鸣声了,只剩下空落落的鸟巢。原来,幼鸟已经长大,离开鸟窝,独立生活了。鸟儿飞走了,它飞向了更自由、更广阔的天地。我家的后阳台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江海新韵

这一刻

□徐玉娟

初荷

一个人
开车去看荷,
一群荷花
浮出水面看我
我们都不说话
心里话,就在心里
说吧。
摘一片荷叶
放在头顶,
我总是羞于
面对天空的辽阔。
我低下头
看荷,
却不小心看到了
水中的天空。
我摘了一枝
荷花带回家,
它每年一次的绽放
似乎只是为了
让我带回
另一个自己……

回音

我蹲下来
和一朵梨花一样高
我坐下来,
比一朵桃花矮一些
我在梦里呼喊,
就是一朵绽放的浪花
我做出飞翔的姿势
就与一只海鸥一模一样

这一刻

万物安静
长江无声
我低下头,
像汽笛齐鸣,
像波涛汹涌
我懂得为谁致敬
就像天堂
懂得为谁低垂

原谅

不小心,
把水泼在我的裙子上
不道歉,
也没有关系
左边座位上的
这位先生,
把靠窗的位置
让给了我。
我正透过窗口
看云纱,不厌其烦地

擦洗天空。
天空蓝的
像婴儿的眼睛
仿佛不可多得的爱
对这个世界充满信任

好想扯一扯云朵

飞机正带着我
穿过一大片云朵
隔着舷窗
离我这么近
真想伸出手去
扯开它,
让它变得稀薄些
太厚了,飞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累

伸出你的手

前天。
姐姐找我说
金边兰正吐
出一朵小花。
我想起母亲
站在树下,
送我的场景
落日圆满。
大地吐纳金色的气息。
姐姐,
你伸出的手臂
像楼下的那棵桦树,
把我的歌声
和鸟鸣
举得一样高,
似乎就要够上
头顶的那片蔚蓝。

原路返回

众多的树叶,
纷纷伸长脖子
仿佛在争抢
夏天的地盘。
我像门前
的一条小河,
静静流淌
不怨不嘆。

我打电话给你时,
你正送婆婆上山
当我说到
去看旧山河,
电话就断了
我知道
婆婆到了山上,
一座小寺就会让你
原路返回。